

津逮秘書

桐蟲新詠一之七

庫	文	閣	內
三七函	一七	三一六	漢書
五架	八冊	〇號	類

九十三

94

第八集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60	
冊數	178	(94)	
函號	371		2



捫蝨新話卷之一

淡齋藏書

宋 羅源陳善 著

明 海虞毛晉 訂

經類

道在六經不在浮屠

吾書中頗有贅訛處便是禪家公案但今人未嘗
窺究耳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不知所隱者何

捫蝨新話

卷之一

及古

事顏回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
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道孟子曰晬然見於面
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不知所喻者何
物此豈區區口耳所能證也哉易曰精氣爲物遊
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
說而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故子路問死又問
事鬼神古之達者類有以知此至其得力處曾子
病革而易箒子路臨死而結纓蓋於死生之際其

嚴如此顧但設教自有先後耳豈如今之俗學乃
全不攷究以六經爲治世語言至欲求道則以爲
盡在浮屠氏嗚呼此宜今世脫空謾語者云所以
得肆其欺誕而不顧也耶

歐陽公信經廢傳

余愛歐陽公學術議論然常恨其信經太過反泥
而不通公之論以洪範周易無河圖洛書中之事
繫辭上下非聖人作其於春秋謂隱公非攝位而

趙盾許止其真弑君者也若然則河陽之狩爲真狩矣秦誓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公獨以爲武王卽位三十一年武王八十三卽位九十三年而終安得三十一年始伐紂而經復云十三年乎大抵後世去古旣遠言古事則當以古爲正古人三傳雖時有踈脫然或當時師傳之說猶存或亦有簡牘之記可以爲據未易盡廢也如書云滎河載與秦入神漢太一之類此豈可以私意附會穿

鑿而爲之哉論語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司馬遷以爲此孔子爲出公哀公發也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鄭陽以爲此孔子爲哀公發也二人者去古未遠多見先秦古書而爲是說則必有所本而今人遂以意度之夫豈勝億說哉歐陽公必以傳爲不足信過矣又如詩之頌作於成王時公以昊天有成命言成王不敢康者當是康王時詩也執競言不顯成康者當是昭王時詩也此皆

執文害理信經廢傳之過

王荆公說新經穿鑿

李長吉嘗語余答問羅疇老洪範金曰從草新義云能從能草而荆公洪範傳又云金性能從惟草者之所化二義不同未知孰是疇老云譬如釋迦十大弟子各說第一義二說皆通無可揀者予謂王氏之學率以一字一句較其同異而父子之論自不能二如此追其末流之弊學者不勝異說末予竊不取

王荆公新法新經

王荆公行新法同時諸公皆不以爲然二蘇頗有論列荆公於三經新義託意規諷至大誥篇則幾乎罵矣召公論真有爲而作也後東坡作書論解又矯枉過直而奪之至子由晚年似知役法不可盡廢故謂司馬公爲不曉吏事然亦自一出入

其作東坡墓誌載役法一事似是後來飾說荆公嘗曰吾行新法終始以爲不可者司馬光也終始以爲可者曾布也其餘皆出入之徒也然免役法至今行之民以爲便何終不可之有予觀荆公要是一世異人荆公晚年刪定字說出入百家語簡而意深嘗自以爲平生精力盡於此書然至今晚生小子亦隨例譏評至厭讀其書蓋非獨不喜新法也山谷嘗有和贈張文潛詩曰荆公六藝學妙

處端不朽諸生用其短頗復鑿戶牖譬如學捧心初不悟已醜玉石恐俱焚公爲力別否元祐諸公惟此一人議論稍自近厚可想見其遺風

王荆公新經字說多用佛語

荆公字說多用佛家語初作空字云工能穴土則實者空矣故空從穴從工後用佛語解云土以爲穴則空無相工以穴之則空無作無相無作則空名不立此語比舊時爲勝維摩詰經曰空卽無相

無相卽無作無相無作卽心意識法華經曰但念空無作楞嚴經云但除器方空體無方荆公蓋用此意又如云追所追者正能追者益而從之搔手能搔搔所搔將何以能入爲柯所入爲柯之類此能所之語亦出佛經中圓覺經曰其所證者無得無失無取無舍其能證者無作無止無住無滅於此證中無能所者佛經謂能所者彼此義也吾書中本無此語予嘗與坐客謂此因舉古尊宿陳睦

州常與一士人對話其人盛稱字學睦州乃於空中點云還識這箇麼其人罔措睦州笑云永字八法也不知予語已遂於空中點一點問客云且如荆公一部字說多用佛經語還曾得這箇否客又罔措

楊龜山三經義

楊龜山立著三經義辨以譏正王氏當矣然不作可也

孔子誅少正卯春秋不書于經

少正卯之誅不見于春秋或者以爲非卿故不書非也孔子之作春秋正以道不行故用空言以寄褒貶耳若少正卯之誅則其志可以少伸賞罰之權可以復振空言何用哉使三百四十年事事如此春秋雖不作可也何少正卯之足書云

東坡尚書傳

予居永嘉嘗與陳元智共論蘇東坡尚書傳至顧命

成王崩方殯康王釋服離次出車路門之外受于戈虎賁之迎以爲失禮嘆訝久之予曰唐呂誼乾元二年同平章事以母喪解三月復召知同門下省上元初知同中書門下三品當賜門戟或勸謹以凶服受吉賜不宜謹釋哀拜賜人譏其失禮此殆與周王無異也元智曰不然康王雖幼成王子也周公雖死猶有召公不容失禮如此以坡語爲非是予固不然其語然未有以難之自爾遂歸其

後因讀春秋及魯郊禘事且見先儒謂周公有入
臣所不能爲之功故成王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
禮樂而孔子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因息成王在時已有此失況康王乎當賜周公天
子禮樂時召公豈不在中夕臥念及此不覺拊髀
曰恨元智不在當折其角矣聊記於此異日面會
當理前話作第一問以發一笑

沈存中筆談說虞書

沈存中筆談說虞書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謂
鳴球非可以憂擊也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
於憂且擊琴瑟亦非可以搏拊也和之至詠之不
足有時而至於搏拊所謂手舞足蹈之而不知
其然者若然則鳴球琴瑟當不成聲何名爲樂乎
觀詩新義云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鉦所以退而止
鼓所以動而進方其動而進也鉦人亦奮而伐鼓
則士勇於進可見矣夫鉦鼓各自有人今使鉦人

擗面新語 八
奮而伐鼓不幾於亂行乎此兩說自是一類予嘗以其語戲作聯句云士勇而前致鼓鉦之亂擊樂和之至令球瑟以無聲此亦可以一撫掌

舒州教官言易

予先兄慶長嘗語予往守官舒州懷寧嘗與教官同候太守坐間守問教官曰如何是一陰一陽之謂道教官答云道在陰而陰得其一一道在陽而陽得其一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如何是陰陽

不測之謂神答曰神者在陰而陰不測在陽而陽不測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守甚喜其語慶長對予再三誦之予惜不記其人名字慶長亦自能易予從問大衍之數虛一不用當其不用一歸何處慶長舉起算子一把良久笑云甚處去耶此亦有理

林元齡說易

林元齡謂予言龍門山人者以卜易而善言易蓋

嘗與論爻易卦只有六爻而乾坤有用九用六似
 有七爻何也山人曰易數也數奇則無窮三百八
 千四爻外則用九用六此所以為奇也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亦奇數也揚雄作太玄遂
 有時羸二贊蓋亦用九用六之謂也不然則易之
 數窮矣元齡甚喜其說太抵易之為書無所不有
 或以歷數或以上筮蓋不但性命之說也大衍之
 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而乾用九坤用六則非聖

人不能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
 智

朱先生易圖

朱先生易圖有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伏羲圖
 乾與坤對艮與兌對震與巽對離與坎對文王圖
 則乾位西北坤位西南巽東南而艮東北坎離震
 兌各居四方其說本易說卦天地定位山澤通氣
 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曰此說伏羲易也帝出乎

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
 勞乎坎成言乎艮又曰震東方也巽東南也離者
 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坤也者地也兌正
 秋也乾西北之卦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艮
 東北之卦也此說周易也予以爲不然夫八卦自
 是有定位非聖人所與豈有伏羲文王之異如以
 說卦天地定位爲乾與坤對山澤通氣爲艮與兌
 對雷風相薄爲震與巽對水火不相射爲離與坎

對遂別之爲伏羲卦圖則雜卦所謂乾剛坤柔比
 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亦是卦卦相對當又
 爲孔子卦圖乎予不取其說

禮記蒲盧

鄭氏禮記以蒲盧爲蜾蠃謂土蜂也沈存中曰不
 然蒲蘆卽蒲葦耳故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而繼
 之曰夫政也者蒲蘆也蓋蒲葦之爲物不擇地而
 生藝葦者遂之而已人之爲政亦在遂之所謂行

其所無事也此說似好然爾雅云螺贏蒲盧郭璞云卽細腰蜂也俗呼蠓螭今以蒲盧爲蒲葦恐無是理當以爾雅鄭氏爲正然予觀遯齋閒覽又以螺贏蠓螭蒲盧爲三種銜泥營窠於室壁間者名名蒲盧不知遯齋何所據而言此酉陽雜俎又曰予書齋前多蠓螭蓋好窠于書卷筆管中祝聲可聽此卽與遯齋所謂蒲盧無異又別一種云顛當

窠淡如蚓穴網絲其中土蓋與地平則又似所謂蠓螭者要之名狀雖不同然今流俗呼爲蠓螭云

蒲盧蒲葦

沈存中說蒲盧爲蒲葦予嘗辯其非是後讀陸氏爾雅云細腰曰蒲盧匏類也故細腰土蜂亦謂之蒲盧且引中庸政猶蒲盧之語謂蒲根著在土而浮蔓常緣於木故謂之螺贏又引本草云匏類小者名瓢瓢取諸蘆芦取諸蒲蒲善浮詩所謂不流

束蒲者也其說以匏瓢壺盧蒲盧爲一類故在釋草部中爾雅又云螺贏蒲盧細腰壺之有盧者也楚辭曰玄蜂若壺取是焉予以此方悟爾雅中庸之說而鄭氏所注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存中擬於地道敏政之語遂以爲蒲葦其實未知螺贏蒲盧之義

中庸非全書

予舊曾爲中庸說謂中庸者吾儒證道之書也然

至今疑自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以下一段恐只是漢儒雜記或因上文論武王周公達孝遂附于此當時雖爲之解然非誠說也又云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此尤不可曉按論語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此孔子以當時之禘有不如禮不欲斤言之因以掌而示門人

曰其甚易如此耳弟子因而記孔子所謂示諸斯者是指其掌也今中庸乃言治國其如示諸掌無乃非其義乎仲尼當有闕文燕居又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其掌而已乎予以此知二者皆漢儒誤讀論語之文因而立說非孔子意也中庸本四十九篇今一篇獨存然以此觀之恐亦非全書

毛詩三百篇皆被弦歌

詩三百篇孔子皆被絃歌古人賦詩見志蓋不獨誦其章句必有聲韻之文但今不傳耳琴中有鵲巢操騶虞操伐檀白駒等操皆今詩文則知當時作詩皆以歌也又琴有古人之雅琴頌琴者蓋古之為琴皆以歌乎詩古之雅頌即今之琴操耳雅頌之聲固自不同鄭康成乃曰豳風兼雅頌夫歌風安得與雅頌兼乎舜南風歌楚白雪辭本合歌舞漢高帝大風歌項羽垓下歌亦入琴曲今琴家

遂有大風起力拔山操蓋以始語名之耳然則古人作歌固可彈之於琴今世不復如此予讀文中子見其與楊素蘇瓊李德林語歸而援琴鼓蕩之什乃知其聲至隋末猶存

逸詩不教讀不見取於孔子

逸詩見於論語如素以爲絢兮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皆聖人以其言不合理而去之者卽此可見當時刪詩之意子夏曰巧笑

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蓋詩人以素比質以絢比禮夫君子不可斯須去禮而曰繪事後素則是禮爲後乎此其害理者惟子夏知之故曰起予者商也謂於聖人有所發也今詩無素以爲絢兮一句則是孔子因而刪之矣唐棣之詩人以比兄弟唐棣之華萼上承下覆今乃偏而相反以喻兄弟相失室以喻其所處作詩者言兄弟豈不相思今乃相失如此以所處

之遠故也夫兄弟之愛天性也豈以遠而不相好乎此尤害理者故孔子從而止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於是取而不取孔子於逸詩所不取之意見於論語者如此則其他可以類見也今詩傳所載逸詩抑又何限惟琴書載衛女之詩所謂思歸引者獨見全篇云涓涓流水流于淇今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執節不移兮行不詭隨坎軻何辜兮離厥茨予觀是詩始言淇水有似乎竹竿次言

離厥茨有似乎牆有茨則知逸詩之言有類於詩者多矣惟其不純故不見取於孔子耳或者嘗疑古詩三千餘篇今存者三百五篇而已孔子雖刪詩安能十去九乎以論語及衛女之詩考之則孔子不取之意蓋如此夫石鼓之文猶不見於後世況其他乎

詩之亡者六篇皆笙奏

詩之亡者六篇魚麗之後亡其三曰南陔白華華

黍也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之後亡其三曰由庚崇丘由儀也皆曰有其義而亡其辭毛氏注謂遭戰國及秦世而亡之也故其詩不傳然六篇之亡皆是一處不應中間有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二詩獨能存也按儀禮鄉飲酒燕禮笙入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又曰乃問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六詩者皆於笙奏之然當秦火之先何此六笙詩獨亡周舍商份曰

不然所謂亡其辭者亡讀爲無謂此六詩於笙奏之雖有其聲本無辭句不若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於歌奏之歌人聲也故有辭耳此笙與歌之異也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毛氏云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商份曰此亦非也管與笙一類也皆有聲而已故新宮詩亦亡然以予考之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謂之賦則非無辭矣故後漢明帝養老

亦取歌焉明帝去孔子刪詩之世未遠必得其辭故得以播之詠歌蓋未有有詩而無辭者今逸詩見於經書者又有狸首驪駒二詩禮記射義諸侯以狸首爲節其下文云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其體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鄭氏以此爲狸首之詩辭也前漢江公謂鼓吹笙曰歌驪駒王或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文穎注云其詩曰驪駒在門

僕夫其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則驪駒詩亦非無辭也以此知六笙詩必皆有辭而亡之當如舊說然獨六笙詩亡則謂份之言蓋得之鄭樵樵博聞士也姑著其語以俟參考

鄭康成以周禮學箋毛詩

詩人之語要是妙思逸興所寓固非繩墨度數所能束縛蓋自古如此予觀鄭康成注毛詩乃一一要合周禮定之方中云駉牝三千則云國馬之制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
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兼邶鄘
而有之而馬數過制采芑云其車三千則云司馬
法兵車一乘甲十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乘亂
羨卒盡起甫田云歲取十千則以爲井田之法則
一成之數樸棧云六師及之則以爲殷末之制未
有周禮伍師爲軍軍二千五百人如此之類皆是
束縛太過不知詩人本一時之言不可以一一牽

合也康成蓋長於禮樂以禮而言詩過矣近世沈
存中論詩亦有此癖遂揭老杜霜皮溜雨四十圍
黛色參天二千尺爲太細長而說者辨之曰只如
杜詩有云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世間豈有萬
丈城哉亦言其勢如此耳予謂周詩之崧高維嶽
峻極于天嶽峻豈能及天所謂不以辭害意者也
文與可嘗有詩與東坡曰擬將一段鵝溪絹掃取
寒稍萬丈長坡戲謂與可曰竹長萬丈當用絹二

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研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
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丈竹哉坡從而賞之
遂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空庭影許長
與可因以所畫篔簹偃谷竹遺坡曰此竹數尺耳
而有萬丈之勢觀二公談笑之語如此可見詩人
之意若使存中見之無乃又道太細長耶

論語自有章句而說者亂之

論語自有章句而說者亂之論語中固有因古語
而爲說者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兩句正是古
語其曰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云者乃孔子因此
語有所感發故爲是說也以類求之唐棣之華偏
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
遠之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色
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微子去
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凡此類皆因上句而立說則上句乃亦古語耳弟

子因而併記之章次如此說者以其始語無孔子
曰字遂或以上句附前段而爲說至以唐棣比可
與權誤矣又如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
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其下
繼以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子
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此宜
是一章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說者以爲四科蓋是
孔門中當時有此科目弟子記之遂因而記孔子

所言顏閔於其後以見顏閔所以列於德行爲四
科之首者如此此二子曰連四科而爲說亦可蓋
文理或然爾以類求之如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
由也喭此四句亦必當時有此品論其下云子曰
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者亦與記顏閔同也此當是一章又如逸民伯夷
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繼以子曰不降
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至我則異於是無可

無不可此又是一章文勢與前二章正是一類說者又以始語無子曰字多以四科連上文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爲一章若然則柴也愚參也魯當附冉求聚斂之下而逸民者又當與子路對荷蓀丈人處併而爲一也可乎論語章句如此而說者亂之遂失其義茲不可以不正

論語有譬喻之言

論語有譬喻之言而後世以爲誠然者子曰賜不

受命而貨殖焉貨殖蓋譬喻也意謂子貢學道不能虛中如人之貨殖無所不有也故對顏淵屢空而言而史記子貢傳遂云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貨且復傳之貨殖乃云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走幣以聘享諸侯此其語本莊子莊子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榻以爲塞上漏下溼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

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莊子蓋寓言也而太史公不之察又於原憲傳著其語皆由讀論語貨殖一言之誤耳又論語所謂則將焉用彼相者此相字亦譬喻記曰如瞽者之無相俵俵其何之師冕見子張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誤矣

道人說論語

林邦翰爲予言嘗見一道人說論語子釣而不綱弋不食宿頗有理予願聞之邦翰曰道人云此兩句是聖人心存教化聖人本無心於取物其釣而不綱者示其貪則取之也弋不食宿者示其動則取之也其意在於戒世之貪得與妄動者耳不然

聖人豈徒爲是弋與釣也哉時一坐莫不稱嘆予曰此說本是道人家一邊所見而已聖人之言要非一端可盡

孟子難讀

孟子之書有言而可爲萬世用者有言之今日而明日不可用者孟子之書要自難讀孟子不見諸侯而見梁惠王學者至今疑之雖然孟子豈無操持者哉此固孟子開卷第一義也孟子之書類多

如此學者遂立說以非孟子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耶

孟子莊暴一章

孟子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此一章皆言悅樂之樂而世讀爲禮樂之樂誤矣如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則所言皆主於行樂而已豈暇論禮樂哉

及孟子問王王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則其心不能無愧于孟子也而孟子謂王苟能與民同樂則雖好樂無害也蓋孟子與王言所以因其勢而利導之每每如此王曰寡人好貨孟子曰管者公劉好貨王曰寡人好色孟子曰管者大王好色王曰寡人好勇孟子曰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王曰寡人好世俗之樂孟子又曰王之好樂甚則齊

其庶幾乎所謂其應如響其實陽開而陰塞之也鼓樂與田獵所以爲樂者也此一章惟鼓樂當爲禮樂其他獨樂樂與衆樂樂亦悅樂之樂也不然則方言禮樂而又及田獵無乃非其類乎或曰若以爲悅樂之樂則云先王之樂世俗之樂何謂蓋齊王嘗曰吾何脩而可比於先王觀也柳子厚於非國語無射篇嘗引孟子今樂猶古樂之說曰吾以孟子爲知樂乃亦承襲之誤耶

孟子文字最爲巧妙

文章鋪敘事理要須往復上下宛轉鉤貫令人一讀終篇不可間斷乃爲盡善蓋自六經論語之外惟孟子最爲巧妙今錄二章於此可見其法如是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

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管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何如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也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

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吾謂此一章似長江巨浸瀰漫無際而渾浩四轉不可名狀又如萬章曰百里奚自鬻

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汚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知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

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吾謂此一章似布泉懸水下注萬仞怒沫狂瀾乍起乍伏湏洞洶湧而觀者竦然蓋此二章文字曲折萬變而首尾渾成理致詳盡如此此孟子之妙處而學者不
論予故表而出之恐亦後學者之所宜聞也耶

捫蝨新語卷之一 終

捫蝨新語卷之二

史類

左氏載楚右尹子革語

予讀左氏右尹子革與王言如響析父語之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子革乃誦祈招之詩嘗戲謂子革固善諫矣然使劉暉聞之則子革不免爲弑君劉暉正色詰郭彰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暉勃然謂彰曰君何敢擅寵作威

福天子法官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眾人解釋
乃止今子草乃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子
草不亦危哉每讀至此不覺失笑以吾觀之劉暉
之言正似兒戲而史臣乃載之以為鯁直何耶

左氏傳會論語

左氏有傳會論語處甚多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
焉億則屢中左氏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
也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左氏曰小邾

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此皆附
會之言不足取子曰為命禪謚草創之左氏遂曰
禪謚謀於野則獲蓋以草為草野之草且其所敘
復與論語異當以論語為正

司馬遷淺陋

論語本無異義然前世頗有因其言而失之者司
馬遷書伯夷傳載伯夷扣馬而諫父死不葬之語
是因孔子餓于首陽之事而增益之也宰我傳載

宰我與田常作亂事因孔子有子也無三年之愛於父母之說而妄意之也遷於著述勤矣然其爲人淺陋不學疎畧而輕信多愛而不能擇故其失如此予獨善孟子於伊尹不信割烹於百里奚不信食牛於孔子不信侍人瘠環之事辯証甚明過遷遠甚然於論語亦不能無失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孟子因之故曰管仲曾西所不爲而不謂孔子以仁許之也孔子曰子產惠人也孟子因之故

曰惠而不知爲政而不謂其有君子之道四也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意謂必立然諾以爲信必犯患難以爲果者乃所謂小人也孟子因之故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此則孔子去食去兵之意矣凡此皆因孔子之言而失之孟子猶然況太史公平論語曰爲命禪謀草創之草當與天造草昧之草同而左氏因之遂謂禪謀謀於野則獲其後楊子雲作法言以擬論語孔子

曰君子不器揚子便曰君子不械是何等語此又在史遷下矣可以發千載一笑

史記不載齊宣伐燕事

齊宣王伐燕見於孟子而史記無其事齊世家惟
潘王時伐宋亦不言伐燕也燕世家乃云燕王噲
立三年聽蘇代言以國讓相子之國大亂將軍市
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不克市被及百姓反攻
太子平市被死以徇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

怨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
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
以伐燕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
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此與沈同問答事同此
伐燕乃潘王也燕王噲之立當潘王之四年噲亡
而昭王立昭王二十八年燕與秦楚三晉五國共
擊齊燕獨入至臨淄取其寶器潘王謀走莒此則
孟子所謂諸侯多謀救燕伐寡人者也皆潘王時

事孟子游齊梁當知其詳其自著書不知緣何誤
爲宣王退之曰軻之書非軻自著其徒相與記所
言焉耳意其以此故誤耳

唐史稱房杜不言功

唐史稱房杜不言功予謂此乃庸人鄙夫持祿固
位者得以藉口也爲人臣而不言功將何言乎堯
之於舜也曰底可績舜之於禹也曰時乃功舜禹
未嘗不以功言也稷有播種之功契有敷教之功

皋陶之功在於明刑后夔之功在於典樂伊尹以
伐夏救民爲功周公以制禮作樂爲功此數君子
未嘗不以功言也下至蕭曹丙魏皆非無功豈房
杜獨無可言而得稱賢相乎爲相與用兵異故子
房無智名無勇功者兵以密爲機故也今史之稱
二人也旣曰玄齡善謀如晦能斷矣又曰求其所
以致之之蹟殆不可見豈謀斷非其所致之蹟乎
若夫世之庸人鄙夫阿意求合日復一日歲復一

歲不聞施設將與草木共盡此孔子所謂斗筭之徒何足算者也而猥以藉口輔相彌縫藏諸用不知其誰欺乎

唐史贊有相反處

唐史贊自有相反處于志寧高宗之時及武后立不敢出一言與魏元忠韋安石在昏主側臣間不一引手搃奸邪亡謀一也而贊乃謂志寧知雖死無益而以魏韋爲鄙至贊韋處厚則又謂穆敬文

三宗主皆弗類而一納以忠爲以堯事君此相反也張巡守睢陽食愛妾與劉昌守寧陵斬孤甥一也而贊乃謂昌無罪而斬其甥士心且離不祥莫大焉至以杜牧所稱巡遠陷睢其名傳昌全寧陵而事不得暴於世爲牧未之思此相反也蓋鄙魏韋取處厚則志寧不免爲佞臣以昌斬孤甥爲不祥則巡食三萬口不得爲美事此是則彼非不知史臣之意何在

捫蝨新話卷之二

捫蝨新話卷之三

子類

莊子寓言無實

堯讓天下於許由由不受此莊子寓言也而後世
 信之東坡居士曰巢由不受堯禪堯舜不害為至
 德夷齊不食周粟湯武不害為至仁故孔子不廢
 是說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揚雄者獨何人乃敢
 廢此曰允哲堯檀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陋哉斯

言使夷齊不經孔子雄亦且廢之矣予以爲不然
雄之言蓋出於史記太史公曰堯將遜位于虞舜
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旣興然
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
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于許由由不受耻之而逃
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足以稱焉太史公
好奇多愛而不取許由之說何哉予觀莊子言堯
舜又以天下讓子州支伯善卷石戶之農又言堯

之師曰許由由之師曰齧缺缺之師曰王倪倪之
師曰被衣此其名字與子虛無是烏有無異凡
莊子所言若孔子見老子猶龍之語皆無其實不
可信

揚雄不知性與心

揚雄不獨不知性亦不知心誰謂心潛天而天潛
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
却不似莊子之言曰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

萬物之鏡也則是此心大於天地天地萬物固不
 逝於鑒照者又豈待潛天地而後測天地乎雄惟
 不知心故亦不知天地以心為二於天地此雄之
 陋也楞嚴經曰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銷
 殞當知虛空生汝心內觀諸世界在虛空耶周之
 言正與此語合

揚子法言太玄經

揚子雲法言多致意於真偽之際曰觀人者審其
 作輟為政者核其真偽象龍之難於致雨也尸鵠
 之不可傳翮也學仲尼者比之羊質虎皮行儀秦
 者比之鳳鳴鸞翰巫步多禹而醫多盧則以為託
 也此其志在於譏王莽然吾恐雄亦未免於託雄
 作太玄以擬周易或者比之吳楚僭王顧非偽乎
 此目睫之論也

韓退之謂荀楊未純

韓退之謂荀楊為未純以予觀之愈亦恐未純蓋

有流入異端而不自知者愈之原性以爲喜怒哀樂皆出乎情而非性則流入於佛老矣原人曰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則流入於墨氏矣原道非莊周之剖斗折衡而著論排三器則與莊周何異此則愈之未純也可知愈闢佛老而事大顛不信方士而服硫黃未足多怪

蘇子由解老子與佛書合

蘇子由作老子解多與佛書合亦時用其語當是先看佛書知其旨趣故時時參用耳其與筠僧道全語自謂得之佛書予嘗恨歐陽公文章議論高出千古而猶未能免俗惜乎其不看佛書也子由又嘗與子瞻語子瞻以其所解老子比詩春秋傳古史差不及此亦是子由於佛書未能自得故雖用其意而時有牽強此三書言古今之迹自是不及故屢曾刊定屢質之子瞻晚年多得子瞻一言方肯自信予觀黃魯直嘗讀列子便謂普通年中

事不從蔥嶺傳來使魯直不先看佛書亦安知此書之妙

捫蝨新話卷之三 終

捫蝨新話卷之四

讀書類

前輩讀書類皆成誦

世傳蔡相當國日有二人求堂除適有美闕二人競欲得之且皆有薦拔也蔡莫適所與即謂曰能誦盧仝月蝕詩乎內一耆年者應聲朗念如注瓶水音吐鴻暢一坐盡傾蔡喜遂與美除頃因夜話及此予因言前輩讀書類皆成誦如此不似今人

滅裂艾慎幾云月蝕詩要是難誦遽讀之有不能
句者予曰柳子厚天對更自難讀時時問人人皆
不解其屈曲聱牙不獨三盤五誥也只此便可成
侍讀侍講矣圍坐大笑

讀書須知出入法

讀書須知出入法始當求所以入終當求所以出
見得親切此是入書法用得透脫此是出書法蓋
不能入得書則不知古人用心處不能出得書則

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得盡讀書之法也

讀書牢記則有進益

讀書惟在牢記則日見進益陳晉之一日只讀一
百二十字後遂無書不讀所謂日計不足歲計有
餘者今人雖不讀書日將誦數千言初若可喜然
旋讀旋忘雖一歲未嘗得百二十字也況一日乎
予少時實有貪多之癖至今每念腹中空虛方知
陳賢良爲得法云

古人讀書減裂

古人讀書時有減裂范武子士會也而今古人表
置士會於中上列武子於上中名且未識能定其
高下乎劉琨詩云西狩泣孔丘仲尼悲獲麟蓋一
事而疊用之是又不知宣聖名字耶法言曰魯者
顏回嘗晞夫子矣正考父嘗晞尹吉甫矣公子奚
斯嘗晞正考父矣此亦子雲之誤據正考父本非
作頌之人而公子奚斯者又但作寢廟而已何所

晞之有其後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便云奚斯誦僖
欵其路寢此又可笑然其誤已自子雲始

解義類附

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字義

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人多不曉壺爲何物予謂壺
蓋瓠類也詩曰八月斷壺楚辭曰玄蜂若壺壺圓
而善浮故取以濟耳魯語叔孫子賦匏有苦葉叔
向曰苦匏不材供濟于人而已蓋謂腰瓠以渡水

也莊子亦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之江湖瓠與壺正是一類其善浮尚矣遯翁說壺如環非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

吳世英嘗語子治大國若烹小鮮是有二義蓋自寬厚者言之則曰宜勿煩擾自刻薄者言之則曰當加鹹酸予知其戲因語之曰太史公所謂申韓刑名慘刻皆原道德之意無乃是乎

卷之四

捫蝨新話卷之五

文章類

文章必有宗主

一代文章必有一代宗主然非一代英豪不足當此責也韓退之抗顏爲師雖子厚尤有所忌況他人乎予觀國初文章氣體卑弱猶有五代餘習自穆脩等始作爲古文學者稍稍從之然未盛也及歐陽公尹師魯輩出然後國朝之文始極於古然

歐陽公作師魯墓誌但言其簡而有法而已不以
古文斷自師魯始也世以此公平日與師魯厚善
亟稱其文字乃於此若有所惜何哉石守道作三
豪詩曰曼卿豪於詩杜默豪於歌永叔豪於文默
之歌豈可與歐公比而公有贈默詩云贈之三豪
篇而我濫一名不以爲誚者此公惡爭名且爲介
諱也公既不爭名於杜默而復有惜於師魯乎雖
然予聞之孫權初欲與劉備共取蜀遣使報備備

欲自圖蜀拒答不聽曰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使
敵乘隙非長計也權復不聽遣周瑜率水軍往夏
口備不聽遣軍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
不失信於天下也權既詔瑜還備遂自襲蜀取之
古人臨事切要處未嘗不自留一著也今歐陽公
若以古文始自師魯則前有穆脩及有宗先達甚
多此豈其本心哉無乃亦自畱一著耳

作文貴首尾相應

桓溫見八陣圖曰此常山蛇勢也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予謂此非特兵法亦文章法也文章亦要宛轉回復首尾相應乃爲盡善山谷論詩文亦云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意乃成章耳此亦常山蛇勢也

文章貴錯綜

楚辭以日吉對良辰以蕙殺燕對奠桂酒存中云此是古人欲錯綜其語以爲矯健故耳予謂此法

本自春秋春秋書隕石于宋五是日六鷁退飛過宋都說者皆以石鷁五六先後爲義殊不知聖人文字之法正當如此旣曰隕石于宋五又曰退飛鷁于宋六豈成文理故不得不錯綜其語因以爲健也楚辭正用此法其後韓退之作羅池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以與字上下言之蓋亦欲語反而辭健耳今羅池碑石刻古本如此而歐陽公以所得李生昌黎集較之只作秋與鶴飛遂疑古

本爲誤惟沈存中爲始得古文意然不知其法自
春秋出蓋自予始發之予乃今知古人文字始終
開闢有宗有趣其不苟如此

文章奪胎換骨

文章雖不要蹈襲古人一言一句然古人自有奪
胎換骨等法所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歐陽公
祭蘇子美文云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
電交加忽然揮斥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破

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
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但
知誦公此文而不知實有本處公作黃夢升墓銘
稱夢升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
雨雹忽止闐照滅泯公嘗喜誦之祭文蓋用此耳
夢升所作雖不多見然觀其詞句多奇可喜正得
所謂千兵萬馬之意及公增以數語而變態如此
此固非蹈襲者其後東坡跋姜君弼課冊亦云雲

與天際歛若車蓋凝臚未瞬瀰漫霍霽驚雷出火
震木糜碎殷地焚空萬夫皆廢雷鞭四墜日中見
沫移晷而收野無完塊此三者語各不同然只是
一意前輩作者皆用此法吾謂此實不傳之妙學
者卽此便可反三隅矣

文章由人所見

文章似無定論殆是由人所見爲高下耳只如楊
大年歐陽永叔皆不喜杜詩二公豈爲不知文者

而好惡如此晏元獻公嘗喜誦梅聖俞寒魚猶著
底白鷺已飛前之句聖俞以爲此非我之極致者
豈公偶自得意於其間乎歐公亦云吾平生作文
惟尹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意
處然則於餘人當有所不曉者多矣所謂文章如
精金美玉自有定價不可以口舌增損者殆虛語
耶雖然陽春白雪而和者數人折楊黃華則啞然
而笑自古然矣吾觀昔人於小詩皆旬煅月煉至

謂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者其意如此乃知老
杜曰更覺良工心獨苦不獨謂畫也

文章博遠貴於精工

世傳歐陽公平昔爲文章每就紙上淨訖卽粘掛
齋壁臥興看之屢思屢改至有終篇不留一字者
蓋其精如此大抵文以精故工以工故傳遠三折
肱始爲良醫百步穿楊始名善射真可傳者皆不
苟者也唐人多以小詩著名然率皆旬煅月煉以

故其人雖不甚顯而詩皆可傳豈非以其精故耶
然人說楊大年每遇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
壺奕棋語笑諠譁而不妨熟思以小方紙細書揮
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須臾
之際成數千言如此似爲難及然歐公大年要皆
是大手歐公豈不能與人鬪捷哉殆不欲苟作云
耳予每見同舍臨文言際試就借觀則曰此草率
課耳予把定戲曰恐君精思亦莫止此其人心雖

不悅然知其戲亦卒無以應予遂皆笑而罷

文字意同語有工拙

文字意同而立語自有工拙沈存中記穆脩張景二人同造朝方論文次適有奔馬踐死一犬遂相與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脩曰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張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今較此二語張當爲優然存中但云適有奔馬踐死一犬則又渾成矣予觀鳩摩羅什及竺法護所譯經護曰大衆圍

團坐弩目看世尊羅什卽云瞻仰尊顏目不暫捨不惟語工亦自省力卽此可以見才之長短

爲文妙在掩仰頓挫

予自學琴而得爲文之法文章之妙處在能掩仰頓挫令人讀之疊疊不倦韓退之聽穎師琴詩曰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濶達隨飛揚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

強此頓挫法也退之與李翱書並用其法云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托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爲我謀哉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僕之所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又云所貴乎京師者得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

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以僕皇皇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損外無所繼終安所爲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堯舜以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污而處其所可樂哉大略如此觀其筆力覆仰頓挫文理粲然與穎師琴詩何異

作文須題外立意

文章須用於題外立意不可以尋常格律自窘束東坡常有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便是文字關紐也予亦常有和人詩云蛟綃巧織在深泉不與人間機杼聯安知妙在筆墨外第一莫爲醒者傳竊自謂得公意但不知古人多少

作文使事之難

文章不使事最難使事多亦最難不使事難於立意使事多難於遣辭能立意者未必能造語能遣辭者未必能免俗此又其最難者大抵爲文者多知難者少

古人多假借用字

古人多假借用字集古錄言漢人以歐陽爲羊眉壽爲麋之類皆由古文字少故假借用之耳今觀論語中如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又曰觀過

斯知仁矣又曰井有仁焉竊謂此仁字皆當作人
蓋是假借用之而學者以其字之爲仁也多曲爲
之解予求其說而不得故依漢人例敢以仁人爲
通用之文不然則井有仁焉爲仁義之仁果何謂
乎

觀人文章

文章雖工而觀人亦自難識知梵志翻著襪法則
可以作文知九方臯相馬法則可以觀人文章

晉唐國朝之文

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一篇而已唐無文
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予亦謂
國朝無文章惟范文正公嚴子陵祠堂記一篇而
已

唐宋文章皆三變末流不免有弊

唐文章三變宋朝文章亦三變矣荆公以經術東
坡以議論程氏以性理三者要各自立門戶不相

踏襲然其末流皆不免有弊雖一時舉行之過其實亦事勢有激而然也至今學文之家又皆逐影吠聲未嘗有公論實不見古人用心處予每爲之太息

韓文公論佛骨表其說始於傳奕

韓文公論佛骨表其說始於傳奕奕言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

髡髮事胡至石符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愈特敷衍其辭耳愈以人主無不欲壽者以此劫之冀從其諫耳不意憲宗之惑深也愈至潮州上表哀謝憲宗曰合成我得謂事佛則年代不末誠不可然憲宗自是不善聽諫賈誼言於文帝曰生爲明帝死爲明神顧成之廟名爲太宗當天子春秋隆盛之時以死生言之然文帝不忌也使愈當此時庶其說得行哉然愈所論與

周公無逸之戒大異

東坡作文用事

東坡省試論刑賞梅聖俞一見以為其文似孟子
置在高等坡後往謝梅梅問論中用堯臯陶事出
何書坡徐應曰想當然耳至今傳以為戲予讀坡
應制科試形勢不如德論坡時亦似不曉出處

捫蝨新話卷之五

終

捫蝨新話卷之六

文才類

王勃滕王閣序文有本祖

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
色之語當時無賢愚皆以為警絕然予觀庾信馬
射賦已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青旗一色則
知王勃之語已有來處然其句調雄傑比舊為勝
及觀歐公集古錄隋德州長壽寺舍利碑亦云浮



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岩桂分叢則又淺陋與初造語者相去甚遠

歐蘇之文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歐公畫錦堂第一句也其後東坡作韓文公廟碑其破題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語句之工便不減前作議者謂歐公語工於敘富貴坡語工於說道義蓋此二句皆即其人而記其事已道盡二人平

生事實如此自非筆端有力那能至是

歐文多擬韓作

韓文重於今世蓋自歐公始倡之公集中擬韓作多矣予能言其相似處公祭吳長文文似祭薛中丞文書梅聖俞詩稿似送孟東野序弔石曼卿文似祭田橫墓文蓋其步驟馳騁亦無不似非但效其句語而已孫樵嘗言自得為文真訣於來無擇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持正得之於韓吏部總其

所言似有來處然樵之文實牽強僻澁氣象絕不類韓作而過自稱許媮母捧心信有之矣吾嘗謂韓氏之墻數仞樵輩尚未能造其藩敢言文乎

蘇明允辯奸論

辯奸論王司空贈官制皆蘇氏宿憾之言也予聞老蘇初來京師以所著權書衡論投歐陽公一時稱其文章王荆公時已知制誥獨不善之以其文縱橫有戰國氣習屢詆於衆故明允惡荆公甚於

仇讐會張安道亦爲荆公所擬明允遂作辯奸論一篇以荆公比王衍盧杞密獻安道而不敢示歐公荆公後微聞之因不樂子瞻兄弟然當時此論不出元豐間子由從安道辟于南京請爲明允墓表遂全載之而蘇氏亦不敢上石諒有愧于其言哉贈官制當元祐初方盡廢新法蘇子由作神宗御集序尚以曹操比之何有于荆公然輕薄子猶擇制中語云使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

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與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以爲比之不足此又誣公矣可以發一笑

蘇黃文妙一世

蘇黃文妙一世殆是天才難學然尚有蹊徑可得而尋東坡常教學者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是矣又或令讀檀弓上下篇魯直亦云文章好奇自是一病學議論文字須取明允文字觀之耳并熟看董賈諸文又云欲作楚辭追配古人直

須熟讀楚辭觀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警拔巧女文繡妙一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可作錦觀其所論則知其不苟作不似今之學者但率意爲之便以爲工也世人好談蘇黃多矣未必盡知蘇黃好處今毛詩國風與楚詞檀弓俱在不知當何如讀曲折處當復何如蘇黃之作又復何如李白曰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也然雖知如是與其遠想頗牧不若暗合孫吳便是蘇黃猶

在世傳彭乘爲翰林學士田況知成都方兩蜀荒
歉人民流離况纔度荆門卽發倉賑濟上表待罪
乘爲批答云纔度巉巉之險便興惻惻之情邊帥
有乞朝覲者許秋涼卽塗乘復爲批答曰當俟蕭
蕭之後爰堪靡靡之行有王平爲侍御史故事拜
御史滿百日不言罷爲外官平滿百日而未嘗一
言衆以爲有待而發也一日聞其入劄咸共傾耳
意其必用大事乃彈御膳中有髮其辭曰是何穆

若之容忽覩鬢如之狀又有楊安國者爲侍講講
論語至一簞食一瓢飲乃操俚語曰官家顏回甚
窮但有一籬粟米飯一葫蘆漿水又講自行束脩
以上吾未嘗無誨焉遽啓曰官家孔子教書也須
要錢上大晒之山林之士望翰苑經筵與夫烏府
栢臺言事之職不啻如在天上意其文章議論非
復人間常語然傳於世者時有此曹乃適足以資
林下之一噓而已方知伏獵侍郎杖杜宰相與華

省名郎錯判坊洲杜若信之矣吾爲乘等援唐人
之繆復誦淵明之詩曰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
假令乘等尚在聞吾此語亦當一笑

東坡文字妙一世

山谷論東坡文魯直言東坡文字妙一世其短處
在好罵耳予觀山谷渾厚坡似不及坡蓋多與物
忤其遊戲翰墨有不可處輒見之詩然嘗有句云
多生綺語摩不盡尚有宛轉詩人情猿吟鶴唳本

無意不知 下有人行蓋其自序如此又嘗自言
性不慎語言與人無親疎輒輸寫肝膽有所不盡
如茹物不下必吐盡而已而世或記疏以爲怨咨
此語蓋實錄也坡自晚年更涉世患痛自摩治盡
黜圭角方更純熟故其詩曰我生本強鄙少以氣
自擠扁舟到江海赤手攬像犀年來輒自悟畱氣
下煖臍觀此詩便可想其爲人矣大抵高人勝士
類是不能拘俗俯仰其嫚罵玩侮亦其常事但後

生慎勿襲其軌或當如魯直所言耳然予觀坡題
李白畫像云西望太白橫峩峩眼高四海空無人
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浣吾足乃敢瞋又嘗有詩曰
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濶渾
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且自言我所謂君者自王
茂洪之流耳豈謂此等輩哉乃知坡雖好罵尚有
事在

蘇子由文

蘇子由著歷代論以牛僧儒李德裕俱爲一代之
偉人以馮道事四姓九君爲非其過庶幾以忠恕
格物者至神宗皇帝御集序乃以曹操比而以挽
辭曰量書廢典寢則又是秦始皇也不知當時下
筆之際意果何在

東坡兄弟議論相反

東坡兄弟文章議論大率多同惟子由文字晚年
屢皆加刊定故與子瞻有相反處蓋以矯王氏尚

同之弊耳至子瞻易傳論天地之數五十五而太
衍之數五十者土無成數無定位者專氣故不持
見而子由遂曰此野人之說也則似矯枉太過

秦少游文自成一家

呂居休嘗言少游從東坡游而其文字乃自學西
漢以余觀之少游文字格似正此所進論策辭句
頗若刻露不甚含蓄若比坡不覺望洋而歎也然
亦自成一家

蔡君謨萬安橋記

蔡君謨作泉州萬安渡石橋記文字極簡古然予
謂剩却六字蓋旣言其長二千六百尺翼以扶欄
矣不當又言如其數而兩之此六字爲贅吾叔可
用云前稱以嘉祐四年二月辛未訖功以字未穩
凡言以者如左氏所謂能左右云也橋之訖功豈
可以人意左右之哉予曰似此細看便無全功只
如象指于淵梁空以行是橋皆如此此亦可刪矣

蘭亭序豈非佳作然天高氣朗不合時景絲竹管絃語又重複故不得入選乃知文章之病古人未免也予因語坐客呂不韋著呂氏春秋懸千金咸陽市門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義之君謨得無多廢金乎衆爲一笑

陳表民葉嘉傳

東坡集有葉嘉傳此吾邑陳表民作也表民名元規不及見其人蓋名士也予在中江見朱漕說坡

集和賀方回青玉案卒章有曾溼西湖雨之句人以爲坡詞此乃華亭姚晉道作也余嘗恨荆公文字至今無全集蓋前世韓柳文亦必假李漢劉禹錫編次然荆公嘗云李漢豈知退之者編其文不擇美惡有不可以示子孫者以此語門弟子意有在焉其文迄無善本坡亦嘗言曾子固編李白集而無贈懷素草書及笑矣乎數首皆貫休以下格調卑弱子固號有智識故深可怪此亦坡以自見

也予觀坡集中如醉鄉睡鄉記之類鄙俚淺近決非坡作或云坡只有江搖柱傳它皆非是今市書肆往往增添改換以求速售而官不之禁也雖歐公集已經東坡纂類至今猶有續添之文況未編者乎然蜀中亦竟無全本不知其何故也豈一時門生故無劉李之識抑其家子孫之過

蕭統徐鉉文選文粹之陋

柳子厚壽州安豐縣孝門銘自壽州刺史臣承恩

而下蓋序也以表爲序亦文之一體也而徐鉉所編文粹乃錄銘于前而于題下註云并壽州刺史表于銘後以附見焉此鉉之陋也高唐神女賦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賦也而蕭統謂之序東坡嘗笑其陋若鉉者又何足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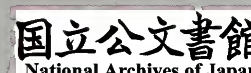
其剛若益者又所以美之
 王曰謝以簡者規也而蕭蕭
 表于益終以胡貝為出益之
 蘇文粹八雜錄于簡而于
 而可益事少以表益事亦文
 之一韻也而益益也

捫蝨新話卷之七

詩類

陶淵明杜子美韓退之詩

文章以氣為主氣韻不足雖有辭藻要非佳作也
 乍讀淵明詩頗似枯淡久又有味東坡晚年酷好
 之謂李杜不及也此無他韻而已韓退之詩出謂
 押韻之文耳然自有一種風韻如庭楸詩朝日出
 其東我常在西偏夕日在其西我常在東偏當晝



日在上我坐中央焉不知者便謂無工夫蓋是未
窺古人妙處耳且如老杜云黃四娘家花滿蹊千
朶萬朶亞枝低此又可嫌其太易乎論者謂子美
無數蜻蜓飛上下一雙灘瀾對浮沉便有關關睢
鳩在河之洲氣象予亦謂淵明藹藹遠人村依依
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當與幽詩七月
相表裏此殆難與俗人言也予每見人愛誦影搖
千丈龍蛇動身撼半天風雨寒之句以爲工此與

見富家子弟非無福相但未免俗耳若霜皮溜雨
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便覺氣韻不侔也達此
理者始可論文

杜陶二公詩話天成

陶淵明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際無
意于山而景與意會此淵明得意處也而老杜亦
曰夜闌接偃語落日如金盆予愛其意度閒雅不
減淵明而語句雄健過之每詠二詩便覺當時清

景盡在目前而二公寫之筆端殆若天成茲爲可貴

江文通擬古詩

擬古詩難于近似觀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便是淵明具體叔敖復生也自是以來作者衆矣然皆乘漢王之車據仲尼之坐者也或者曰前世有擬古詩未聞有擬古文者予謂退之爲樊宗師作墓誌便似宗師與孟東野聯句便似東野而歐公集

中擬轉作者多矣但恨世人未能讀書眼如月隙罅靡不照耳不然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

柳子厚白樂天學陶東坡和陶詩

山谷常謂曰白樂天柳子厚俱効陶淵明作詩而唯子厚詩爲近然以予觀之子厚語近而氣不近樂天學近而語不近子厚氣悽愴樂天語散緩各得其一要于淵明詩未能盡似也東坡亦嘗和陶

詩百餘篇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坡詩語亦微傷巧不若陶詩體合自然也要知陶淵明詩須觀江文通雜體詩中擬淵明作者方是逼真

杜詩高妙

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后人詩乃諸

詩

有妙語如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人

第一

義回向心地初可謂深入理窟晉宋

詩人無

此句也心地初乃莊子不謂游心

合氣於漠

之義

杜詩句句可出題目

老杜詩如董仲舒策句句典雅堪出題目餘人詩非不佳但可出題者終少耳好詩與好句正自不同

杜子美贈花卿詩

世人讀子美贈花卿詩有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之句因誤認花卿為歌妓者多矣按

花卿蓋西川牙將嘗與西川節度崔光遠平段子璋遂大略東川故子美復有戲贈花卿歌其卒章云人道我卿絕代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師當時花卿跋扈不法有僭用禮樂之議子美所謂蓋微而顯者也不然豈天上有曲而人間不得聞乎

韓退之詩

退之送惠師靈師文暢澄觀等詩語皆排斥獨於靈似於褒惜而意實微顯如圍碁六博醉花月羅

嬋娟之句此豈道人所宜爲者其卒章云方欲斂之道且欲冠其顛於澄觀詩亦云我欲收斂加冠巾此便是勸令還俗也退之又嘗有詩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故作謝自然淮氏子等詩尤爲切齒然于華山女詩乃獨假借末句云仙梯難拔俗緣重浪憑青鳥通叮嚀與記夢詩語便不同不知何以得此也

韓退之符讀書城南

符讀書城南有少長語本匈奴傳云見能引子射
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爲長猶稍長也

韓退之嘲富兒

韓退之嘲京師富兒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然
予觀退之亦未是忘情者退之自有二侍妾名絳
桃柳枝張籍所謂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者也
又嘗有詩云銀燭未燒窻送曙金釵半醉坐添春
此豈空飲文字者耶

周朴杜荀鶴詩

處士周朴有能詩名于唐末歐陽公嘗稱朴詩風
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之句然此杜荀鶴詩非朴
句也見唐風集公言少時見其集今不復傳又言
鄭谷詩號雲臺編者今亦不行于世然今市肆實
有此集二人唐史皆不爲立傳獨朴死巢丘不屈
其節自見巢傳中余家有朴詩百餘篇嘗爲之序
異日當別加搜訪遺逸爲全集以傳於世

宋太祖皇帝詩語雄健

帝王文章自有一般富貴氣象國朝江南遣徐鉉來朝欲以下勝至誦後主風月詩云云太祖皇帝但笑曰此寒士語耳吾不爲也吾微時夜自華陰道逢月出有句云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中天萬國明鉉聞不覺駭然驚服太祖雖無意爲文然出語雄健如此以予觀李氏據江南全盛時宮中詩曰簾日已高三丈透金鑪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

隨步皺家人舞滴金釵酒惡時拈花蕊嗅別院時聞簫鼓奏議者與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者異矣然太祖一日與朝臣議論不合歎曰安得桑維翰者與之謀事乎左右曰縱維翰愛錢太祖曰措大家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矣以此言之不知彼所謂金爐香獸紅錦地衣當費幾萬貫此語得無是措大家眼孔乎

歐蘇梅比肩韓孟

韓退之之與孟東野爲詩友近歐陽公復得梅聖
俞謂此事比肩韓孟故公詩云猶喜共量天下事
亦勝東野亦勝韓也蓋嘗目聖俞爲詩老云公亦
最重蘇子美獨稱爲蘇梅子美喜爲健句而梅詩
乃務爲清切閒談公有水谷夜行詩備述其體然
子美嘗曰吾不幸寫字人以比周越作詩人以比
梅堯臣此又可笑

歐公詩訪韓作

韓文公嘗作赤藤杖歌云赤藤爲杖世未窺臺郎
始攜自滇池共傳須神出水獻赤龍拔鬚血淋漓
又云羲和操火鞭暝到西極垂所遺此歌雖窮極
物理然恐非退之極致者歐公遂每每效其體作
凌溪大石云山經地誌不可究遂令異說爭紛紜
皆云女媧初煅煉融結一氣凝精純仰觀蒼蒼補
其缺染此緝碧瑩且溫或疑古者燧人氏鑽以出
火爲炮燔苟非聖人親手跡不爾孔穴誰雕剜又

云漢使把漢節西北萬里窮崑崙行經于闐得寶
玉流入中國隨河源沙磨水激自穿穴所以鑿鑿
無瑕痕觀其立意故欲追倣韓作然頗覺煩冗不
及韓歌爲渾成爾公有又石篆詩云我疑此字非
筆墨又疑人力非能爲始從天地胚胎判元氣結
此高崔巍當時野鳥踏山石萬古遺跡于蒼崖山
祇不與人屢見每吐雲霧深藏埋紫石硯屏歌云
月從海底來行向天東南正當天中時下照萬丈

潭潭中無風月不動倒影射入紫石岩月光水滌
石螢淨感此陰魄來中潛自從月入此石中天
兩曜分爲三公又嘗作吳學士石屏歌云吾嗟人
愚不見天地造物之初雖乃云萬物生自然豈知
鑿鑿刻畫醜與妍千狀萬態不可殫神愁鬼泣日
夜不得閒此三篇亦前詩之意也其法蓋出于退
之然石屏歌云又疑鬼神好勝憎吾儕欲極奇怪
窮吾才而洛陽牡丹圖詩又云又疑人心愈巧僞

天欲闢巧窮精微二詩殆是一意自不宜兩用

歐公言古詩

歐公嘗言古詩中時作一兩聯屬對猶見工夫觀
公內制集序云若天涼竹簟之暑風曝茆簷之冬
日睡餘友枕念昔平生顧瞻玉堂如在天上乃知
公不獨用之于詩也予三復此語併誦淵明歸去
來辭云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
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童僕歡

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
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窓以寄
傲審容藤之易安又云農人告予以春及將有事
于西疇或命中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
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因思乎
文中時復作四言句相間錯成文又益奇也

山谷言詩

山谷嘗言作詩正如作雜劇初如布置臨了須打

譚方是出場予謂雜劇出場誰不打譚只難得切
題可笑也山谷蓋是讀秦少章詩惡其終篇無所
歸故有此語然東坡嘗有對賜御書詩曰小臣願
對紫微花試草尺書招贊□秦少章一見便曰如
何一說到這裏少章之意蓋謂東坡不當合闌然
亦是不會看雜劇也據坡自註云時熙河秋獲鬼
是日涇源復秦夏賊數十萬人皆遁去故其詩
云莫言美墨數行書須信時平由主聖犬羊散盡
沙漠空捷鋒夜到甘泉宮似聞指揮築上郡已覺
談笑無西戎乃知頗詩意自有在

山谷論淵明詩

山谷嘗言觀淵明責子詩想見其人愷悌慈祥戲
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也而淵明
愁歎見於詩可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然老杜云
淵明避俗翁未必能達道有子賢與愚何用挂懷
抱如山谷所云則杜公猶自未能免俗何耶

東坡山谷詩可謂畫本

東坡畫梅有竹外一枝斜更好之句此便是坡作一竹梅圖但未下筆耳每詠其句便如行孤山籬落間風光物采來照映人應接不暇也近讀山谷文字云適有人以桃杏雜花擁一枝梅見惠谷爲作詩不知惠者何人然能如此安排亦是不凡正如市倡東塗西抹忽見謝家夫人蕭散自有林下風采益復可喜竊謂此語便可與坡詩對畫作兩

幅圖子也戲錄于此將與好事者以爲畫本

東坡秦少游周美成詩

東坡藏春塢詩有年拋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之句其後秦少游作俞待制挽詞遂云風生使者旌麾上春在將軍俎豆中人已謂其依倣大甚今人只見周美成蔡相生辰詩云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相傳競以爲佳不知前輩已疊用之矣人之易欺如此

八十一月

問所

捫蝨新話卷之七 終



